

YIN SHI NAN N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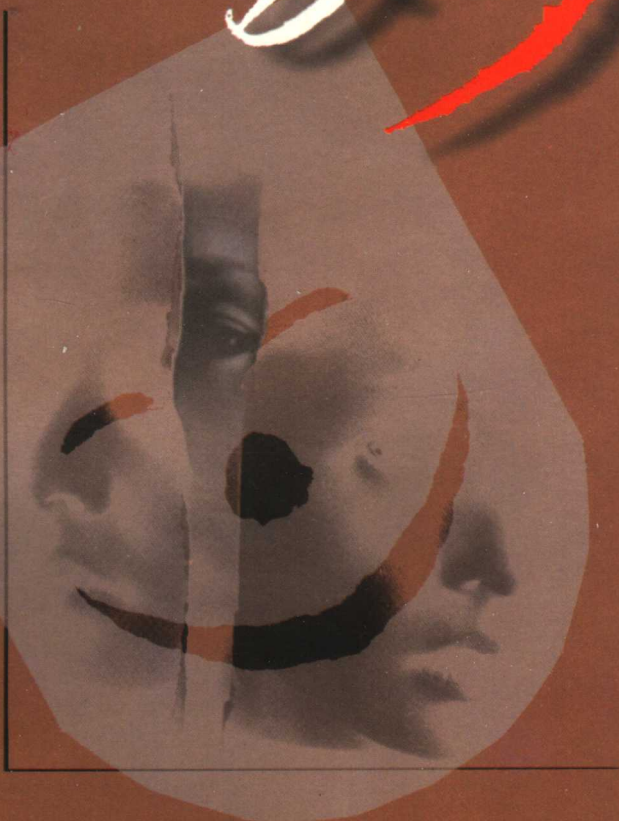
饮食男女

岩波 著

男女

孔子曰：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

引自《礼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饮食男女

岩波 著

RBH71/06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J247.5
38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饮食男女 / 岩波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09-7

I. 饮... II. 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29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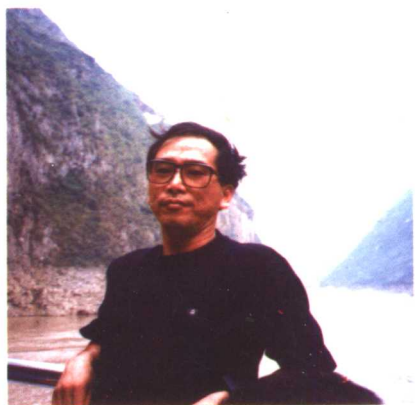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9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作者近照



序

夏康达

岩波的名字，读者或许并不熟悉，《饮食男女》是他的第一部长篇，读了这部作品，你一定会感到作者绝非一位文学新手。他的文字功底、文学涵养，文化底蕴，都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是不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和磨砺所不能达到的。

按一般规律来讲，小说作家大抵先从短篇到中篇，待到创作长篇时，往往已进入成熟期。（当然，不是说不写长篇就一定没有成熟，反之写了长篇也未必已经成熟。）岩波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他做过不少文字工作，但很少写作小说；这一次颇有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势，拿起笔来一气呵成便推出了这二十多万字的长篇。

这并非偶然。岩波正当中年，参加过军，转业后长期在国营商业公司工作。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商业基层单位的生活是何等熟悉。有位知名作家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要挖一口深井。岩波这二十多年的工作与阅历，就是一口泉涌不绝的深井，时时在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旦喷薄而出便文思如潮，纵笔驰骋即成长篇。二十多万字当然还不能说是鸿篇巨制，但对一位业余作者来说，不是轻而易举的。

作品的价值主要不取决于作品的篇幅。重要的是，在这

岩波著



部小说中，作者面对社会转型期商业体制改革所引起的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予以展示，更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作深层开掘，在反映现实、讲述故事时，始终努力将笔锋穿透到对人性的探寻，使作品更具哲思。这也不是偶然的。岩波作为一个商业系统的干部，却对哲学情有独钟（或许并不亚于对文学的爱好），曾几次到高等学府进修。对于这一点，细心的读者也是不难发现的。

若从读者的审美欣赏角度来讲，那么，我认为小说最成功的是对人物的塑造。主人公白明刚贯串始终，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有思想，有能力，想有所作为，却步履维艰，进退两难。他面前有机遇，也有陷阱，有时机遇本身就可能是陷阱。复杂的社会现实造成他复杂的性格与心态。他的人生困惑在当前有相当普遍性。在领导干部（局级）形象中，尤则师与余不群都有鲜明个性，我认为写得都不一般化。尤其余不群，像这样心理阴暗、心术不正的干部，是改革事业中最危险的蛀虫，而他们往往披着最冠冕堂皇的外衣。这种人在生活中决不会戴上坏蛋的脸谱让你一眼看穿，所以作品中也最忌用脸谱化的手法来刻画他们。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如能再多用些笔墨写得更深透，当然更有艺术价值和警示意义。女性形象中，对袁洁的用墨不是很多，但她的正直干练和性格特色已经给读者留下了较深印象。作为一个青年干部，米湘的形象颇有新意也颇有深度。我不想在这里多加评述，读者对她肯定会感到兴趣且颇多感慨的。米湘这样的当代女性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她们决不是所谓的坏人，因而这种“必然”更让我感到无话可说。作品中还有其他各色人等，都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各人进行自我表演的。这种非静态的人物刻画，是我国小说的传统写法，是适合我国民众的审美习惯的。



上面说到“挖一口深井”，这主要是指作家的生活面，如从知识面来讲，则是越宽阔越好。创作长篇小说，虽然难以做到像《红楼梦》那样成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但作者知识贫乏，视野狭窄，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就此而言，岩波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文化造诣，也是不会让读者失望的。即使从生活领域讲，“挖一口深井”并不是说作家只需要他所熟悉的一个生活基地。社会生活像自然界的生物链一样，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作家完全可以从某个生活领域出发跨越到更加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岩波的下一部作品将会向读者展示一个新的生活场景，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会呈现一个新的风貌。

近年来文坛风行官场小说、反腐小说。《饮食男女》既涉及“官场”，也意在反腐，但我不想把它归为上述某类小说。它只是撩开生活帷幕的一角，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态和各种的人生。或许这也正是小说的真谛吧。

小说完稿后，我推荐给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审李子干兄。现在文稿即将付梓，岩波嘱写序文。我作为此稿的第一读者，便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权作短序，并将作品推荐给更多的读者。

2002年4月15日于天津师大

岩波
著



引 子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从来没有的事，其实故事本来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清晨，迎着徐徐轻风和冉冉升起的一轮旭日，百松市最大的广场——百松公园广场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看上去得有几千人，随着头顶上喇叭里的音乐在翩翩起舞。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规则地保持了距离，就使得这个群体显得越加庞大。伴舞的音乐正是眼下热播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插曲，绕口令一样的歌词听起来很逗。

袁洁头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晨练，听同事白明刚说这里天天早晨都挺火，她今天来见识见识。站在最后边，抬眼望去，远远地看到一位穿着肥大的休闲服、姿势夸张的领操女士站在最前边的高台上，颤动着胸乳泼辣地舞着各种动作，像耍把式。人们一味地比比划划跟着学，倒也无人计较领操人是否身材匀称健美。她知道女人看女人往往眼睛很刁，即使样样不错要获得好评也不容易。而其他晨练的人们都很讲究实用，能够领操即可，未必还要领美。跳到结尾时，随着唱词“故事、故事，故事、故事”，领操人就把一副宽大的臀部，先朝左再朝右各扭两下再做收式动作，笨拙而滑稽的样子连十分宽容的老头老太太也看得忍俊不禁笑出声来。滑稽归滑稽，袁



洁毕竟也扭出汗来了。

想起上午还有一场和客户的羽毛球赛，她便想提前离开，免得人多走时拥挤。可是人们都很聪明，都想提前走，当袁洁返身欲走的时候已经走不动了。几个出口早都塞得死死的。便又转过身来看前方领操的人。那位女士正停下来擦汗，一个主持者指挥着几个小伙子帮着收拾音响设备，一细看便看出了端倪，这位有些妖冶妩媚的女士很像机关里的柴娜，她不仅是同事，还是近邻，就住在袁洁楼下。真是人不可貌相，操领的好坏不说，单凭这点勇气就在机关里空前绝后。只是因为距离太远看不太清，难以完全肯定。

好不容易挤出人群，就感觉肚子空了。便回家洗漱、换了衣服吃早点，边吃边幽默地想，什么时候人能够吃一次管一天呢？爱人和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袁洁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百松市的早间新闻。再瞥一眼墙上的挂钟，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九点整了。忙到盥洗室对着镜子拢拢头发补一点淡妆。想到早晨领操人的形象，便下意识地隔着毛衣托起自己甚为骄傲的匀称的双乳，向上揉着，感觉它们本无重负却也在悄然下垂。再看看自己虽然面容姣好，眼角已有细纹，眼袋也微微显现。用两个中指轻轻按摩几下，扑一点粉。接着又用手指抹去，自嘲靠铅华脂粉怎么留得住青春和岁月的悄然流走？

她穿起酱红色皮夹克，登上白色“耐克”旅游鞋匆匆下楼。简单梳起的马尾头在脑后飘洒，浑身上下倒是精精干干。自从前几年下到三产公司，她已经很少穿高跟鞋，总跑路太累。她们的上下班时间是弹性的。因为还在老的机关大院里办公，难免让机关干部有意见。三产的人就说，我们拉晚儿的时候怎么看不见呢？你们认为干三产好处多怎么不下来干三



产呀？这一叫板就真叫住了。

袁洁住的是机关分的房子，原来一楼人都是局机关的同事。许多人为此苦恼，在机关里人和人之间不和谐还想躲着呢，回到家却还要打头碰面，硬是撕扯不开。就有人悄悄地换了房子走人，或者那边买了这边卖。这样一来楼里剩下的袁洁、柴娜等老面孔就不多了。正在下楼快要走到柴娜门前时，柴娜家的门吱地裂开一个缝，一个小伙子飞快地从里边蹿出来，头也不回溜烟噚噚跑下楼。一副刚刚偷了东西的样子，让袁洁一惊。

看背影像是机关的人……反正不是柴娜的丈夫和孩子，袁洁和他们很熟。正当袁洁走下楼来的时候，恰巧柴娜披了花格浴巾探出头来上下张望，俩人打了照面，没错，早晨在百松公园就是柴娜！正想问问她领操的事，却见柴娜表情惊惧脸色通红，眼睛死盯住袁洁说，他，他是我哥哥，来拿东西。袁洁看到了柴娜浴巾没能掩住的雪白的乳沟，忙哦哦着，打岔道，早晨的操领得不错啊！就急急地下楼去。心说何必“此地无银”啊，我的“邻居阿二”。这种事不碰上最好，碰上了装没碰上最好。机关里就有为这事“做仇”打破了脑袋的先例。

袁洁打车奔体育馆，一着急上车时就碰了脑袋，便以手抚头连说好好好，早解决早松心。司机纳闷问，什么早解决？袁洁道，我打车总是在下车时碰头，这次一上车就碰了，这不是早解决了？司机见这位女士挺男子气，而且还很幽默，便歪歪脑袋噗哧一笑。



在百松市体育馆内，一群年轻人正在龙腾虎跃打着羽毛球，白色的羽毛球上下翻飞，看得人眼花缭乱，“啪啪”的击球声和“啾啾”的抽球声十分悦耳。

在一个比赛场地内，身着运动短衫的袁洁正身手矫健高高跳起，凌厉地把球扣杀在对方前发球线上，漂亮！场外几个预备队员便“噢——男队又失一分！”地齐声欢叫起来。对方弯腰捡球准备发球，袁洁却返身向场边椅子走去。她的手包里正传出BP机吱吱吱的叫声。掏出BP机一看，见上面汉字显示“袁经理：有急事请即返公司，白明刚”。

她擦了把汗，边拿起衣服边对球网那边说：“魏净你们接着打，我先走一步。”“喂，等等，哪有刚来就走的道理？你不在光我们打个什么劲！”“不行，我必须走。”“那你坦白，是不是相好的，是就让你走。”“那就是吧。”“唉——你们听见没有，袁总承认啦！”“快一边待着去！”

闹归闹，魏净还是打不下去了，并且用他的紫红色桑塔纳“2000型”送袁洁去公司。一路上不住地叮嘱袁洁抓紧操作，尽快让这块广告牌上的霓虹灯亮起来。广告行当竞争激烈，能抢到一笔业务不容易，合同一签就得赶紧做。不然夜长梦多。

魏净曾以私家车为题宣扬过民营企业的诸多好处，说一位职业女性神态怡然地驾着一辆轿车在闹市中潇洒驶过，这



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都市风景！再说，你们在国企里活得多沉重啊。就说你吧，看看还有一点女人的脂粉气吗？应该风华正茂，却搞得干腌菜一样。苦苦劝说袁洁加盟。袁洁便说我给国企拉套还没拉够呢。人总是这样：在一个单位待久了，适应了，做什么都得得心应手了，就哪都不想去，即使工资少一点也不想动，除非这个单位马上就要倒闭。这就是惰性，或者思维定势吧。

袁洁是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八十年代中期从百松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商业局机关当秘书。因为在大学里当过学生干部，一参加工作就表现了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前任老书记觉得她苗子不错只是还欠成熟需要雕琢，就让她下企业当经理锻炼。但是作为女同志挑摊大企业又怕她干不了，就把她放在机关下属的一个三产公司里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袁洁别看长相不错，但个性太强，每每说些不入流的话，让男领导不待见给“下放”了。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对于袁洁来讲，重要的是她下的企业是个多种经营的三产性质的小公司，业务量都不大却经营范围很广，五行八作逮上什么做什么。加上袁洁长于策划，自己画定的蓝图往往都能实现。因此累是累，很有乐趣。每日里风风火火，一晃就是几年。

昨天上午9点18分刚和业务伙伴魏净签了一笔广告发布合同，这个时间是魏净选定的，求个吉祥，既然真心合作么。魏净是合作多次的老客户，与袁洁年龄相当，百松大学毕业留校的一个哲学硕士生，曾经专题研究、讲授海德格尔。那一年哲学系一个新生也没招上来，趁别人喟叹之机，他扔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离开讲台下海干起了广告公司，走出为经典作家做注脚发文章的圈子，做起为企业产品做广告拿



报酬的生意，魏净觉得左右差不多，反正收入大幅度提高了。

“哲学家”下海经商，自然免不了磕磕绊绊，魏净便学了一手：与谁共事首先看人，拐弯抹角多方了解，最后觉得你这个人靠得住才和你合作，自我标榜实践了“人本主义”。和袁洁就是如此。从首次见面就让魏净喜出望外，说能和校友合作真是三生有幸，这百松的钱不都得让咱们赚走了？啊？发展前景十分之广阔啊袁洁同志！并且几次合作下来都很愉快，几次都是签完合同打一场羽毛球赛，恰巧还旗鼓相当。每每让魏净啧啧感叹“互为存在的条件”是也，玩笑“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啊。

袁洁虽身为女性，但办事实实在在，在生意圈里口碑不错。从那些滑磨调嘴儿的合作伙伴嘴里说出的各种荤的素的玩笑话，她听得就太多了。一般她并不反驳，只是一笑了之。她喜欢被一群大男人所簇拥，听他们在自己面前卖弄知识或天南地北夸夸其谈。碰上想进一步套近乎的，她便也以玩笑回之：你再碰上更好的女士怎么办，得多少爱情鸟儿跟着你“比翼齐飞”呀！人们又多多少少知道她有点“小辣椒”的个性，便就适可而止。

一路上走走停停，交通堵塞严重。按说这几年百松市道路交通没少拓宽改进，仍旧塞车塞得厉害，大概是汽车的增加超过了道路的改进，可是舆论还在鼓动增加私家车，说“汽车进入家庭已成市民消费潮流”。袁洁觉得不解决交通问题而侈谈增加机动车，那不是顾头不顾腩吗。再说了，市民，哪儿的市民？经济并不发达的百松么？百松的新闻媒体一向谨慎持重，被人抨击保守，惟独在这件事上积极，不是哪个领导授意才怪。魏净道：

“我特想给市长出个馊主意：让警察在路上随意拦车抽



查,拦上他一千辆,看看其中有多少辆是有正事的!”

“那又能怎么样?”

“怎么样,根据有正事的比例安排行车。比如,比例是百分之三十,那好,今天允许上街的就是汽车牌照尾数是1、2、3的;明天允许上街的就是尾数是4、5、6的。总之,天天街上只跑着总量百分之三十的车,马路上就再也不塞车了。各企、事业单位得省下多少费用?而且,汽车尾气排放量自然下降,城市空气污染也解决了一大半。怎么样,这点子警察绝对想不出来!”

魏净只顾摇头晃脑,冷不丁前边的车一个突然刹车,把他吓了一跳,脚下忙踩刹车又差点踩到油门上。探头一看,悬了,离追尾只差一指。是一辆面的。魏净脸色煞白,袁洁也惊出两手冷汗。

“操!现在有的司机真他妈不规矩,不是突然调头就是突然减速,停车也不靠边,总搞得后边措手不及。”搞“形而上”的人遇到“形而下”的问题,极其忿懣。

袁洁压着他的火气说:“这是职业道德和行车意识问题。他没这意识你着急也没用。”

其实魏净只是在车里说说而已,从不敢下去论理,真打起来凭他拿笔杆的两只瘦手绝占不了便宜。

“咱不着这急,有警察叔叔呢咱着什么急。你说得对,存在决定意识,现在马路上的人们得有一半口袋里揣着机动车驾驶证。只要钱交足了,不管你学了几天都发证。这种现实存在就决定他没有行车意识。”

这时,车窗玻璃被人嘟嘟敲着,袁洁忙示意魏净,魏净未假思索就拧钥匙熄火下了车。来人一把揪住魏净道,

“你过来看看,你过来看看!”





袁洁便也急忙跟下车来。来人是个五大三粗的小货车司机，身上的工作服全是五颜六色的油漆道子。一只粗壮的油手死死抓住魏净浅灰色的西服。袁洁道，你的手这么脏松开点好不好？来人道，松开？我不打人就算好的！俩人随着这个人到后边小货车的车厢一看，怪不得呢！车上拉的全是两米见方的玻璃，因为突然刹车，有一半玻璃随着惯性挣断麻绳从木框里蹿了出来，摔得七零八落。好在是碎在车上。

“你说怎么办呢？”

“这怎么怨我呢？”

“不怨你怨谁？”

袁洁回头看时，前边的面的已经无影无踪，让人无话可说了。尤其跟这么一个粗鲁的人怎么解释？便对魏净道，算了算了，看看值多少钱吧！

那个司机道，只看玻璃？还有来回跑路钱呢。你以为我拿了钱就不给人家送货了？该送还得照送。还有我的时间钱呢。你耽误我至少少拉一趟活！

魏净实在是无可奈何了，摇摇脑袋道，哥们儿，我理解你，咱出来打工都不易，你说多少钱吧！

这个司机一时犯起犹豫。用油手抓着头皮道，我看你也不像成心的，只赔玻璃钱吧！

袁洁也挺受感动，心想遇上了朴实的老“产业工人”。一数，十五块玻璃，五厘米厚的玻璃按市场价六十块钱一块就得九百块钱。魏净从衣袋里掏出一沓钱来，嚓嚓嚓嚓，数出十张一百的票子，啪一声打在这个司机的手上。这个司机忙说，说多少就是多少，多出来的我不要。那不是讹人吗！

俩人正推来推去，后边又有车辆堵上来，嘀——嘀——嘀——一个劲按着喇叭。一个警察也赶过来，喊道，怎么回事？



把车靠边！把车靠边！人们都明白，交警这么一喊，恐怕就受不了了。这个司机慌慌地向魏净打了个礼，喊一声“回头见！”赶紧上了车，打着了火。魏净见状也急忙示意袁洁逃也似的钻回车里，打火开车走人。

“唉，我这西服不能要了！”

“可以干洗呀。”走了一阵，又塞车了。袁洁要求下车步行，魏净不干，嚷着，急什么急什么，说说话么。仿佛刚才遭遇的不快还没有散净。他掰了一下反光镜，照照自己的面容道，袁总你发没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像一个人？袁洁还从没认真看过他，见他新剪的头发根根直立，就是眼下流行的“二茬儿”吧，上唇也开始续起薄薄的黑乎乎的胡须，便说我看不出来。

魏净道，鲁迅啊！不像吗？

袁洁忍俊不禁笑起来，心说你真敢想！考虑到此刻魏净的情绪，便说你可真逗，像像，是有点像。

魏净得意起来，掏出一支烟，拔下点火器点着，叼在嘴上，开始表演他的“绝活”：靠嘴唇的运动把香烟从这个嘴角过渡到那个嘴角，再过渡回去。问袁洁：怎么样袁总？袁洁就说，“雕虫小技！你一个堂堂的硕士生，怎么净学这些‘痞子’味呀。”

魏净道，“谁呀，我？瞎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总不能逮谁跟谁讲‘海德格尔’吧。入乡随俗，不是很正常吗？”

“我是说你的气质。”

“气质，什么气质？怎么了，犯着谁了难道？哥们儿，别信什么外表、气质，我下海几年接触了多少够级、不够级的头头脑脑，别看人人一顶红盖头，又有多少表里如一，装孙子都他妈会装着呢！你也是学文科的，倒是应该抽空读一读‘海德格尔’。就说我吧，走出象牙之塔，享受人间烟火。看外表不拘形迹，内心却尽善尽文，所谓‘内圣外王’、‘剑胆琴心’是也。”



袁洁不愿和他争论，便说，“行啦行啦，别王婆卖瓜了。”

魏净却叼着烟顺延着自己的思路，哼起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摇头晃脑、津津有味。受到魏净的感染，袁洁下意识地想起早晨发生的一切，就悄然一笑，心说要盖头是为了遮羞，遮羞未必知羞哩。魏净把烟头摁死在车前烟盒里，问，什么事这么高兴，能不能让本人分享分享？

暂时保密！

哦？还真有段子？那，今晚我请你，怎么样？

袁洁觉得这些事其实无聊、乏味得很，笑一笑，不过是嘲讽。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以后会不会为此引来麻烦还不好说。便说，你呀别闲得难受，晚上该干嘛干嘛吧。

平时如果不是太远的路袁洁都是骑自行车，又总是比汽车快。这次快中午12点才赶到单位，握别了魏净上楼，见是胖子副局长尤则师亲自等在她的办公室里。

尤则师眯着小眼神态安详地端坐在她的黑色皮沙发椅上，一支一支地抽烟，一只手把玩着最新袖珍式不锈钢外壳手机，耐心等待她的到来。尤则师年届五十，腆胸叠肚容光焕发，透着一种时尚的大款气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双小眼睛下面的两个颧骨各有一片红晕，像涂了女人的胭脂。这种面相往往给人“红脸汉子”的良好感觉，只有深交过才会体会到，其实更缠人、更难斗。这一点袁洁很清楚。他比袁洁大出一轮，眼下正是精力旺盛，见了漂亮女人就目光如炬，渴望女人又吸引女人的年龄。

本来一般没人坐袁洁的椅子，袁洁早已不习惯别人大模大样坐在她的位置上，即使是领导也如此。这倒不是洁癖，而是她理解的一种自尊。她常常叹息知音太少，为此还和下属男士们翻过一次脸。后来她又专门买了一副十分考究的驼绒